

新大运河散文·风物

## 红荆条

杨博



### 作者简介

杨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粉墨人生》等文学作品集17部，多次获奖。

从北门口西边的养鱼池去二道河子，要经过很宽敞的一片盐碱地。

那个年代的沧州城不大，往北走不多远就是农村，成片的土地白花花的，泛着一层碱嘎巴。夏天，下过几场透雨，紧挨养鱼池北侧的地块变得更平坦了，小孩子光脚踩上去，“沙沙沙”直响，挺松软，像踩着一块大毯子。晌午的阳光从云层缝隙中泄洒下来，将大地晒得暖乎乎的。裸露的盐碱地上，被蜈蚣钻出一条条隆起的松土道子，横七竖八，像是谁画上去的，很不规则。成坨的“黄菜盘子”伏地生长着，一簇簇延展开去；马齿菜顶了豆粒大的花骨朵儿，开着淡黄色小花；爬满地面的芨芨草、野葵藜呈墨绿色，让人感觉到了田野的清新和幽静。

顺盐碱地往东走不远，是一个老坟场。隔远处看见半人高的红荆

条，一棵棵、一丛丛，挺拔的枝条染了一层小花儿，在夕阳的映射下，红彤彤连成一片。走得近些了，无数的白蝴蝶，在红荆条的花丛上扑閃了翅子，忽高忽低地飞，宛如走入一个圣境。红荆条的空隙中，隐约露出一座坟丘、几块残破的青砖、断瓦，一个自土窝里裸露的骷髅头或半截人腿骨。老坟场越往东越高，悬在一块土岗上。土岗下整块沙土地，漫坡漫沟疯长了马鞭草、青青菜；洼地上的苇子呈灰绿色，随风摇曳；狗尾巴草秀了毛茸茸的穗头，齐刷刷朝一个方向不停地抖动。

成片的狗尾巴草中，常见大肚子蚂蚱抖了翅儿，“哒哒哒”地飞，惹得男孩子用褂子扑打着，直追到坡下的红荆条丛里去。红荆条枝条缠满喇叭花秧子，成坨地堆在一起，盛开过的花朵闭合了，像人耷拉了头，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这种喇叭花女孩可以用来染指甲甲——浅红、紫色……各种颜色。染好的指甲不掉色，能让女孩臭美好几天。记得前院有个黄毛丫头，突然心血来潮，把脚趾盖也染成紫红色，回家被她母亲狠揍一顿，大声骂了“疯丫头、不正经”，闹得别家的女孩再不敢和她一起玩。

盐碱地还有一种“野葡萄”，伸着挺长的顺子，攀爬至红荆条上，枝蔓将红荆条的头拢在一起，朝一边倒伏了，结满如红玫瑰似的葡萄。这种野葡萄个头如黄豆一样，能嚼出甜而涩的味道，果肉中尽是些小米粒般的籽儿……小孩子摘野葡萄吃，会弄得满手满嘴紫红色的汁儿，很难洗干净。我看见一个叫小玉的邻家女孩，大把地吃野葡萄，不小心染红了白连衣裙。怕回家挨大人打，吓得坐在地上直抹眼泪，黑天了也不敢回家。

从红荆条处再往北走不远，是一片水洼地。这里汪了一大片绿水，长着挺多的水稗子草。洼地的

水是从二道河子引来浇庄稼的，水洼地两旁种着高粱棵子、红薯地，往东还有一大片绿油油的胡萝卜。印象深刻的，是当年靠近西南角养鱼池的地方，竟然还种植了几亩水稻田，长了沉甸甸的稻穗子，让人觉得挺稀罕。

水洼里有鱼。隔着水稗草看见成群游动的小白鲢、黑脊背的鲫鱼和浮上水面冒泡的泥鳅。有时候，几个小孩子来了兴致，从家里捎带一个搪瓷脸盆，搭伙在水洼子淘鱼。淘鱼先要挡堰，找到水浅处，挡起一道泥堰，把水洼一分为二，再削了红荆条的枝条，编成一个透水的筛子，将鱼挡在浅水处。小孩子们手脚不适闲儿，轮流用脸盆淘水，“哗哗哗”，仅半天工夫，淘干净挡了堰的水洼子，准能逮一盆白鲢、小鲫鱼和泥鳅，各自回家炖吃着。

除了淘鱼，小孩子还从一条水沟中逮“小白眼”鱼。没网没工具，就空手自水里逮。“小白眼”即成群的小鱼仔儿，爱在靠近岸边的芊草上游来游去。小孩子蹲在那儿，很耐烦地自水下捧了双手，等小鱼仔儿游过来，经过手掌心时，双手合拢猛地捧出水面，碰巧能捧住一两条；更多时候可能一条也逮不着，小鱼仔儿很机灵地从指缝钻跑了，空欢喜一场。除此，还有一种逮小鱼仔儿的方式，就是找一只罐头瓶，瓶口系好绳子，瓶中放些馒头渣，沉进水中，稍等一会儿，快速将罐头瓶拎出水面，便看见小鱼仔儿在瓶中又顶又撞，急迫地想要逃出去……

夏天的傍晚时分，西边天际变成赤红色，太阳光映射在一丛丛红荆条上，将粉红色的花润染得更娇艳了。没有风儿，红荆条挺拔的身子微微颤动，几只“柳莺”鸟自枝条中蹿出蹿进，发出悦耳的鸣叫声。这时候，小孩子们也变得兴奋起来了。有个叫顺义的男孩，常用“打笼子”逮柳莺，他拎一只打笼子，在红荆条丛逮了柳莺，去城里委托店门前的鸟市卖。而大多男孩，则跑去红荆条东边的空场，用铁夹子逮“老家贼”（麻雀）。逮老

家贼先要将铁夹子的弹簧松些劲，然后在夹子梢头“锁”一条高粱虫，用沙土轻轻掩埋住铁夹子，只露出高粱虫作诱饵。空场北边大粪场晒着掺土的大粪干，爬满长尾巴蛆虫，成群的老家贼自天空飞过，时，“呼——”地落在空场，再蹦跳至晾晒大粪干的地方。老家贼贪吃虫儿，一只被夹住了，其他都会“呼”地飞上天。逮住的老家贼也养不活，气性太大，不吃不喝，没两天便死了。但男孩子还是喜欢逮老家贼玩，并乐此不疲，好像享受的只是一个捕捉的过程。

西边天空的太阳瞬间暗淡了。红荆条粉红的花显得更加娇艳夺目，和大地融为一体。隔远处望去，漫天遍野的蜻蜓自半空飞翔了，被一丛丛粉红色的荆条花映衬着，仿佛让人走入一个童话世界，兴奋得想要大声喊几声嗓子。

再往东走不远，尚有一处低矮的茅草地，生长着马鞭草、猪耳朵棵子、青青菜；一大片干枯的水洼子，走近前了，看清楚小孩踩的脚窝子，有成堆空蜗牛壳和大大小小蹦跳的癞蛤蟆。靠近东北角处，是一片干沙土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平整得像被人用泥板抹过一样；沙土地四周，几丛红荆条棵子独自生长着，显得格外冷清、寂寥。平日里，孩子们爱到这儿捉迷藏、打游击，男孩喜欢用红荆条细软的枝子编一顶圆帽圈，戴在头顶嬉笑疯跑，玩耍得不亦乐乎。这片红荆条地，已然成了孩子们释放天性的地方。

忽然有一天，沿东边土路开来好几辆大卡车，从车上押下几个五花大绑、胸前挂着牌子的死刑犯，随着一阵枪响和嘈杂的喊叫声过后，这里顷刻间变成了枪毙犯人的刑场。

粉红色的红荆条花依旧开着，成千上万的蜻蜓依旧在半空飞翔。起风了，天很快黑下来，男孩子们有些恐慌地离开了眼前这个熟悉的地方。

不远处，隐约看见几丛红荆条兀自矗立着，像是一个个幽暗的影子。

非虚构

## 点亮平凡

——“河北好人”吕学芹的故事

谭国伦

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底色。出得沧州火车站，会有一片白色涌来，一种纯净和明快被绿色掩映在仲夏的阳光下。身着白色的是这个城市低矮的建筑，建筑上方有黛青色的房檐，给这白色增添了些沉稳和肃穆。那些高楼大厦却好似这些白色怀抱中长大的孩子，颜色时尚，或红或黄或紫，体现着城市的生机和活力，在白色的衬托下，葳蕤地向着新时代出发。

30多岁的朱先生，高高大大。每个月2000多元的房贷和1000多元的车贷，让他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虽有一双宽大的肩膀，但如果生活中再有什么意外，也会将这个大汉压垮。

2022年2月12日早上，前一晚和朋友的快乐相聚，朱先生竟然将装有20万元现金和一些其他物品的袋子弄丢了——那是单位会计从银行取出来，交他临时保管的工人工资。突然间的巨款在身，好像自己就是富豪。钱不是自己的，但这种感觉还是很美，里面也有自己几千元的工资呢，这种兴奋很快就被放大在朋友聚会的酒中。酒后酣睡，忽然被急促的手机铃声唤醒，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怪罪那个扰他好梦的人，却原来是公司的会计。会计问他钱袋子在哪里，他一下子酒意睡意全无，头脑瞬间就变大了：“我的天呐！钱丢了。”那一刻，他感觉自己掉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想死的心都有。那可是工人们盼着的血汗钱啊。

电话那头的会计是第四次才接听了沧州市运河区公安分局的电话，她意识到可能是朱先生把钱袋子丢了。前三次显示公安局来电的时候，具有一定反意识的她还认为是个诈骗电话，干脆地挂了。等第四次电话中说有她在银行里的取款记录时，才意识到这不是诈骗电话，赶紧给朱先生打电话，没想到一问还真是丢了。

面对这失而复得的巨款，朱先生和会计从公安民警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前一天晚上11点多，一位拾荒的老太太在宏宇城中街见到钱袋子，马上报警。接到报警电话后，公安人员连夜查找失主。

拾荒老太太？欣喜之余，朱先生感叹起来。那些衣衫破旧、行动迟缓的拾荒人，有这样高大的举止，那些城市中最底层的身影在他的眼中变得伟岸起来。

吕学芹，新中国的同龄人。在她两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在村里当干部的父亲无暇照管，她就跟着奶奶长大。拔草喂猪，打柴火，啥活儿都干。父亲成天忙，却从没有往家里拿过什么东西。父亲有时会背着她推着她去去看艺术的，给她讲助人为乐多做好事道理。

记忆中，家里的门除了晚间，白天就没有关过。小孩子们经常进门就要吃的，奶奶从来就没有让孩子们空过手。12岁的时候，疼爱她的奶奶去世，她只好跟随嫂子生活，好在嫂子也很关心她。嫂子和奶奶一样，乐善好施，从来没有和村里人抬过杠闹过别扭。村里的人不时来借钱，一元两元，家里人从来没有催要过，大多时候，都是有借无还。吕学芹小学毕业，回到家里帮嫂子做家务、带孩子。等到18岁，就到生产队里劳动，干起活儿来，不输男劳力。挖坑积肥挑粪，摇辘轳浇地，晒得黧黑，一天天就知道实实在在干活儿。

婚后，吕学芹把在娘家的勤劳朴实带到了婆婆家。丈夫有姐第六人，在男丁中行三，天生木讷本分。她是里里外外一把手，总有做不完的家务。婆婆岁数大了，就把婆婆和聋哑的大伯哥接到自己的院子里来一起生活。婆婆跟她家生活了20年，大伯哥跟她家生活了25年。一家子老老少少，她必须精打细算过日子。她还以实际行动教育三个孩子尊敬老人，尊敬他们的聋哑大伯，一家七八口挤在一个院落里，其乐融融。

后来这个叫后辛庄的村被拆迁了，连同土地都被征用了。吕学芹家得到了两万多元的土地补偿款，就补到房子上，要了两套楼房。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没了土地的吕学芹到沧州市皮鞋厂当了一名临时工，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每天下午下班以后，她还要趿菜去夜市上卖，吆喝卖完就是十点多。回到家，还要看看丈夫把婆婆和大伯哥安顿得怎么样，浆洗一家人的衣服，忙乎完就是十一二点了。就这样，吕学芹任劳任怨地养大了自己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如今孩子们都成了家。日子过得拮据，好在她有乐观的性格，这个贫困的家庭从来不缺少欢笑。

送走婆婆和大伯哥，自己的外孙子外孙女和孙子孙女像一窝大小不一的兔子欢蹦乱跳地跑到她跟前。每天接送上下学，喂饱这些能吃的小脑袋，成了她的必修课。儿女们怕她太累，她却总是说，让儿女们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她还有能力当好

他们的大后方。在第三代人的记忆里，外婆（奶奶）的卖菜三轮车是他们童年欢乐的摇篮。外婆（奶奶）总是告诉他们要好好上学，只有上学有了知识，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

后来，吕学芹卖菜的夜市取消了。她不想依靠儿女们生活，便把卖菜三轮车改成了拾荒三轮车。每天晚上8点出去拾荒，一个月能有五六百元收入，加上政府给老两口的低保和60岁以上人员养老金，有1000多元可以维持老两口的生活。年岁渐大，老两口身体添了不少毛病。吕学芹做了两个心脏支架，老伴儿也检查出来心脏病，两人每月吃药就要花掉收入的一半。

吕学芹这辈子的日子就从来没有宽裕过。即便这样，她对别人出则繁华、入则富贵的生活并不羡慕。即便是某一天，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砸到头上来，她也心无波澜。

2022年2月11日晚，天气分外寒冷。年轻的人们依然在外面吃喝，吕学芹老人则夜摊儿拾荒。

城市里有不少拾荒人，白天各小区垃圾箱都被翻拣了好几遍。她只能坚持在晚间走过那些露天摊点，转悠宏宇城周边的几条街道。有时候还要帮助露天摊点打扫卫生，才能得到她想要的饮料瓶子和一些包装盒。一些年轻人远远地看见她去了，甚至露出厌恶的神态。为了不招人反感，她总是远远地等待，直到他们吃完离开。

面对这样的年轻人，她总是摇摇头。不靠偷不靠抢，凭自己劳动吃饭，没有什么丢人的，她家的儿女和第三代年轻人也不会反对她和老伴儿拾荒。有事儿干，心里踏实。

凡是有用的破烂，都会被她一股脑地扔进三轮车里。第二天上午由老伴儿分拣，金属类、纸张类、塑料类、皮革类、玻璃类，分类后送到城外十几公里处的两家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获得二三十元的收入。有时候在垃圾箱里，吕学芹老人看见年轻人把很好的衣服扔掉，她感觉很可惜，就将衣服捡回来，浆洗晾晒干净后，放入小区的旧衣物回收箱。

吕学芹当然希望更多有含金量的破烂被她发现，希望有更好的收入。但真的有巨款在眼前出现时，她却没有丝毫的贪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交公。在宏宇城中街，晚间灯光昏暗的一个角落里，对破烂火眼金睛的吕学芹老人，一下子就看到了那个红色的无纺布袋子。她捡起来，感觉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两捆整打的现金，还有其他物品。吕学芹老人看周围灯光暗淡，怕说不清也怕不安全。回到自己所在的馨泰花园小区门卫处，再次看了这两捆钱钞，确认是真的人民币以后，当即拨打110报警。几分钟，来了3位民警，了解了事情经过，将钱物带走。

事后，当其他人问起吕学芹当时的想法时，她说她首先想到的是失主肯定急坏了，她哪能承受失主正在酒后的酣睡中。也有人问起她为什么不留给自己呢？她说，不是自己挣来的钱，花着不踏实。

四

拾金不昧的事，吕学芹没有和家里人

说。直到几天后，电视台记者前来采访，把这一事迹发布出来，家里人才知道。

对于母亲的举动，儿女一点儿不意外。二女儿于立娟说，她老妈在刚开始拾荒的时候，曾经捡到一部手机，老妈不知道怎么样找到失主，还是她帮忙解开智能屏保，找到机主，送还了手机。原来是一个保姆领着孩子出来游玩，不小心丢的。外孙女刘祝彤知道后，第一时间给她姥姥点赞，嘱咐姥姥千万不要提任何要求，有什么需要让她妈妈解决，千万别影响了自己拾金不昧的光辉形象。吕学芹说，傻孩子，你姥姥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外孙子霍伟光说：“去年我还是北漂一族，是从朋友圈知道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就是姥姥很伟大。姥姥从小教给我们，什么年纪做什么事情，多学技术多考证，艺多不压身，什么时候也不要忘记学习。”正是如此，30多岁的他，开始学习第二外语——西班牙语。

在这个家庭里，儿媳王红与吕学芹老人相处和睦，婆媳之间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芥蒂和隔阂。吕学芹老人两次住院，都是王红在医院里照顾，赢得同病房人们的夸赞，都以为是亲闺女。

五

街灯亮了，城市开启夜生活模式。74岁的吕学芹精神抖擞地戴好手套，准备好手电，带着夹子，蹬上三轮车，慢慢悠悠地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城市昏黄的灯光将白色墙体变成一种暖暖的鹅黄，朴素而稳健，在时代和潮流中，依然是那么洁雅醇厚，正如同这位在街巷里忙碌的老人。

汉诗

## 秋日私语

宋平

雁鸣，打开精巧的云朵  
阳光便抬高了天

果香风干了眼泪  
绿叶的筋骨里响起风的鸣啭

叶子在天的胸口顿悟  
心在光的阶梯盘旋

浩大的离别，我看见  
苍茫的无际，成行的大雁

云淡风轻，悲喜更加透明  
更近了，距离这个秋天

如果，你想听秋日私语  
就请拆开我的诗句，比天还蓝

温故

## 我从哪里来

孔繁义

陌生人初次相识，熟人朋友闲聚，因为我的姓氏，经常会被问起这些问题：你跟圣人孔子是一个孔吗？你是孔子的多少代啊？天下姓孔的都是一家吗？你们起名字中间那个字是皇帝赐的吗？是若干个字来回轮吗？我知道，大家的好奇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孔子。

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曾提出灵魂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我从哪里来呢？翻开《孔子世家谱》，我找到了详细答案。

孔子以后七代单传，到了第九代有了孔鲋、孔腾、孔树兄弟三人。孔鲋、孔树几代以后又失传，所以，现在的先祖后裔都是孔腾的后代。从我的先祖这一支来看，到了第21代孔郁，做了冀州刺史，孔郁的儿子又做了下博亭侯，下博就是现在的深州一带。深州城东南有



李厚晨 摄

徐双福 摄

田在河间府忠顺屯南柯营（现献县本斋乡南柯营），后来又被授予锦衣卫都指挥使，世袭官爵。后来孔公保的弟弟孔公仲以及他们的堂孙孔承答也来到献县落居。自此至今，这一支孔子后裔就在献县落地生根，目前繁衍到82代，有数万人，史称献县派。而我的先祖又在64代时从献县迁到了东光县，在东光县到我这儿已经是十辈儿了。

从上面的脉络看，我这一支属于孔子后裔，汉代从曲阜迁到衡水，唐代迁到西安，宋时迁到甘肃武威，明代迁居献县，清代到了东光。我是孔子的74代孙。

孔家人见面先问辈分，比如遇到72代的，我得喊爷爷，遇到75代的，他喊我叔叔。再论支派，属于哪一派、哪一支，这样，大体的脉络就清楚了。不过现在好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支派。

孔家人起名字，中间那个字是辈分，一共有50个字，前边有一些是历代皇帝赐的，比如我这个“繁”字，是乾隆皇帝赐的。后来有些字是历代孔子的嫡长孙自己写

的，当时都要报政府批准，下发全国各地施行。这50个字不是轮回使用，用完了再续。这50个字最后一个字“昌”是105代，而现在传到了82代，所以这些字还能用几百年。

真的感谢列祖列宗，他们编写了这么详尽的家谱，让我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祖先的生活轨迹。

正如孔德甯先生所说：家谱对每个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生坐标和亲情纽带。它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也提醒每一个人牢记自己“诗礼传家”的家风。我们不仅要知道自己往哪里去，还要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更要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人这一辈子可以叛逆也可以自我，但一定要接过历史的交接棒，担负起肩上的传承责任。当你停下疾驰的脚步回首往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你之所以可以走得更远，是因为你始终有家可回。

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了解自己身世的真正意义。